

夺 桨

革
命
故
事
集

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1264777

革命故事集

夺 奖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70·86001, 70·86001, 70·86001

革命故事集
夺 桨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214/16·字数46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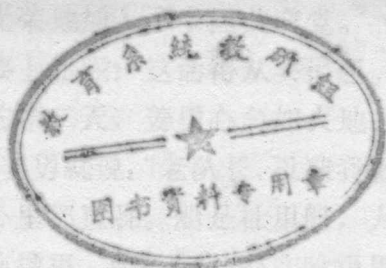
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7 定价：0.19元

目 录

夺桨	王育才(1)
雪夜追猪	那树森 温占山(12)
两只轴瓦	郁殿铭(22)
三场考试	雪 艳 冬 青(33)
新馆上任	王德贵(44)
第一步	呼兰县文化馆(54)
送麦子	李翔云(63)
黑鱼泡的故事	江 漾(74)



夺 桨

王 育 才



话说松花江北岸，有个沿江屯，三面靠水一面靠山。这个小屯有个鱼业队，队里新来了个年轻的艄公。这个人，大高个，长瓜脸，膀大腰圆，两只大脚，走路来咚咚咚象打鼓一般。一对敏锐的大眼睛，好象两盏探照灯，一下就能把你的心事看穿。这个人叫姜勇，是下乡知识青年，既有闯劲又有稳劲，机智勇敢，胆大心细。下乡三年来，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锻炼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，今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姜勇为什么要上船呢？这话得从头说起。

那是割完地的第二天，姜勇心急如火地去找老队长王占奎，一见面姜勇就说：“老队长，批准我上船吧！我一看到那双桨心里都直跳。船是社里船，人是社里人，可小尖头的脑袋里，装的却是资产阶级思想。我们不能允许他开着社会主义船，贩卖资本主义货。我要把桨夺过来，让咱无产阶级的船永远按着毛主席的

革命航线前进！”

小尖头是谁呢？小尖头叫贾富，是个富裕中农。为人好占小便宜，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小尖头。

王占奎看着激动的姜勇，他的心如沸腾的江水久久不能平静。是啊，姜勇提出的问题多严重啊！社会主义的船怎么能让小尖头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呢！现在姜勇又提出上船去挑重担，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啊！

姜勇提出上船不止这一次了，早在两年前就向老队长提出过。当时老队长考虑他年轻，又新来乍到，对松花江不熟，虽说他在学校里是游泳优秀选手，但是没有捕鱼经验，所以没有答应他。但老队长却看出他是一棵好苗子，因此对姜勇就下上了功夫。

打这之后，老队长王占奎亲自出马，除了结合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对姜勇进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教育以外，还利用风天雨天，一早一晚对姜勇进行技术方面的指导，冬天学拉网、打眼；秋天教插簿、圈亮子；夏天教划船、补网、喂窝子、看水线，十八般活计教得头头是道，姜勇也学得样样精通。现在又见姜勇提出上船，就拍了拍姜勇的肩膀说道：“姜勇啊，昨天支委开会研究决定让你上船，今后你的担子可重了。”姜勇一听，高兴地一蹦多高，握着老队长的手坚

定地说：“老队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要为无产阶级划好船、掌好桨。”

“好！明天咱们上船！”老队长更加激动了。

这时正是捕鱼的旺季，鱼业队已经开始打鱼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刚一冒红，小尖头就穿好衣服，揣了一瓶酒高高兴兴地上了船。他想：往腰包揣钱的时候到了，如果弄得好，买自行车的钱准能凑齐。就在小尖头为自己的小算盘打得正高兴的时候，猛听到大堤上有人说话，他抬头一看，来了两个人，正是姜勇和老队长王占奎。小尖头吃了一惊，也就猜到了七八分，他故意问道：“王队长，我这船上的助手研究好了吗？”

“这不是吗！”老队长指了指登上跳板的姜勇。姜勇往前跨了一步说道：“贾富大叔，以后咱俩一条船打鱼，你可要多帮助我呀！”

这话在别人听来没啥，对小尖头来说可咽了半天吐沫没吱声。他心里翻腾着，猛然想起一件事来。

那是去年腊月的一天，社员们正在江上拉大网，小尖头趁大伙去拐湾口打眼儿之机，忙用冰块埋起一堆鲤鱼，他以为自己干得巧妙，那曾想被姜勇看得一清二楚。

晚上，社员们装上鱼兴高采烈地回家了，小尖头假装解手就留在后面，等大伙走远，他就用镐撬开冰

块，一条一条地往麻袋里装起来。

突然，一只手象铁钳子一样抓住了小尖头的麻袋嘴儿。姜勇严肃地说道：“贾富，你这老毛病又犯了。”小尖头直呆呆地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就……就这一回。”

“半回也不行！你一定要在社员大会上检查。”这事虽然过去半年了，但小尖头一想起来就有点害怕。

现在怎么办呢？小尖头眼珠一转就小声对老队长说：“老队长，姜勇这青年论思想是没比的，可你知道人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，在田里做点活儿还行，这江里风呀浪呀的能行吗？要有个一长两短谁负责？”小尖头这话既是威胁老队长，又是说给姜勇听的。所以没等老队长搭腔，姜勇就接上了：“我就是来经风雨见世面的嘛。”老队长严肃地说：“贾富，今后你的任务是好好干活，这只船由姜勇负责。”小尖头连忙点头答道：“行，行。”

这时姜勇检查了锚绳、桨挂，一切齐备，就象出征的战士一样，操起双桨，昂然地立在船上说道：“老队长你回去吧！”王占奎激动地瞅着姜勇说道：“姜勇啊，江深流急，风狂浪大，可要注意暗礁。”

“老队长，只要按着正确的航线走，暗礁挡不住，你放心吧！”姜勇说着划起小船向前飘去。

小尖头嘴上虽然挂笑，心里却好象谁用绳拽着似

的，揪得难受。他一侧身，“咕碌碌”从怀里掉出一瓶白玉露来，就好象掉到河里抓住一根稻草，鬼心眼上来了，他猛地站起来陪着笑脸对姜勇说：“姜勇啊，来来来，今天是咱爷俩初交，把船靠边一点儿，为咱的工作旗开得胜，干一杯！”他把酒都快送到姜勇嘴边了，姜勇也没理他。心里话：好家伙，使起手段来了。好吧，水涨船高，看你有啥招儿。于是回答说：“我不会喝酒。”小尖头挨了个软钉子，便缩回了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真外道，你不喝大叔可得喝，这心口怪难受的，喝完咱就下网。”

这一招儿没使成，小尖头心里好不自在。桨已被姜勇夺去，他没有别的招儿，就设法在技术上拿把，姜勇虽说跟老队长学会了各种技术，可是对鱼的情况、水的情况还不那么熟悉，结果打一天鱼连一百斤都不足。收船时小尖头看着活蹦乱跳的鲤鱼又灵机一动，挑了两条最大的对姜勇说：“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青年人心眼可不能太死了。”姜勇听后明白他的用意，等着他的下话。小尖头一看姜勇没吱声，以为他有意了，就往前凑了凑说道：“咱打鱼的风风雨雨的真不容易，来，大叔做主把这两条给你，明天捎回家去叫你爹尝尝咱江里的大鱼。”小尖头满以为姜勇上了套，不由心中一阵高兴，心想：还是物买人心哪，只要你收下这两条鱼，就好办了。但是，当他看

到姜勇那锐利的目光后，就象触了电一样，脸上刷地一下白了，两手不住地发抖。

俗话说无风也起浪啊！晚上姜勇刚要到夜校去，猛地闯进一个人来，一进屋拉着姜勇的手就往外跑，跑到羊圈旁一拍大腿发起愣来。这奇怪的动作真使姜勇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“大愣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那个叫大愣的说：“她妈的，刚才还在这，转眼就没影啦。”

“谁呀？”姜勇问。“还有谁，小尖头老婆和赵小鬼家里的呗。她俩说，让小毛孩子掌桨，今年渔业算完了。又说公鸡夺不了凤凰窝。我走到跟前就都不吱声了。我去找你，她们又溜走了。你等着，我去把她们找来！”大愣说着回头就跑，姜勇一把扯住大愣说道：“别慌。”大愣一边挣一边说：“不行，不能让她随便犯自由主义，这也是斗争啊！”姜勇冷静地说：“大愣啊，对小尖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斗争，但要讲究点方法，思想斗争可不是粗暴的方法能解决的。我问你，上几年派到船上去的人为什么都不愿干？”

大愣说：“小尖头鼓动的呗。”姜勇说：“今天他老婆出来放冷风为了啥？”大愣寻思半天说：“对了，我明白了，他是要往外挤你呀！”姜勇说：“对，不单纯是挤我，也不单纯是我和他的斗争，这是两种思想、两条道路的斗争，所以我们不但敢于斗争，还要善于斗争！”大愣说：“好！咱和他斗。”姜勇说：“这仅仅是斗

争的开始，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。走，咱找老队长研究研究去。”

小尖头躺在炕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，两手不住地挠着胸脯子。他想起这一天的经过，心里又烦躁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哼，真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，我贾富就斗不过你一个小青年？好吧，你卡我，我也要卡你，咱俩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。”

姜勇从老队长家出来，已是半夜了，回到青年点拿起船桨左看右看，千头万绪涌上心头，老队长的话仍在耳边回荡着。

剥削阶级被打倒了，可是代表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还存在。小尖头偷鱼藏鱼，高价卖鱼，实质就是开着社会主义的船，走资本主义的路。姜勇想到这里，眼更亮劲更足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二十天过去了。在这二十天中，姜勇多次教育了小尖头，可他嘴上说改，背地里却总想歪歪道。这一天姜勇又和小尖头出水打鱼，还没走上十里地，小尖头猛喊道：“住船！”姜勇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前边是风浪湾！”“闯的就是风浪湾！”“今天预报有七级大风啊！”“我正好要摸摸风浪的脾气呢。”“啊？！”小尖头惊讶地喊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船上，长长地抽了一口冷气。

小尖头为啥这样惊讶呢？原因是这样：这几天，

江水一退，鱼就拿了回头，再加上姜勇每天打鱼最多不过三百斤，这一下小尖头可有嗑唠了，说姜勇不是这里的水鸟。老队长听后批评了他，又对姜勇进行了鼓励，说道：“不要急，慢慢地摸出经验就好了，对小尖头既要团结，又要斗争。他唯一的办法是用技术卡你，你一定要通过实践掌握好技术。”姜勇呢？嘴上虽说不急，可心里直冒火，他想：党把这双桨交给我，我打不出鱼怎么向党汇报呢？为此，他一连五夜没睡觉，蹲在水边观察鱼群的动向，通过观察分析，他断定鱼是向风浪湾深水中聚集了，因此来闯风浪湾。

他这一闯可不要紧，把小尖头的美梦又打破了。在小尖头看来，三十六关，技术是最后一关，这一关姜勇要闯过，那就永远也拿不住把了。所以他就用大风预报来威胁姜勇，谁知这一计未成，只好被姜勇牵着鼻子走了。

风浪湾是一个又宽又深的漩水涡，两边是陡崖，中间暗礁纵卧。因水流的速度快，没有风也要冲起一尺多高的浪，不要说年轻水手，就是老水手也轻易不敢来。

姜勇绕过一块暗礁，把船划进深水，突然发现江水发黑，又翻着花儿，凭着他几天的观察，断定水有大鱼群，于是大声命令道：“下网！”“啊！？”小尖头惊

愣了，机械地站起来，猛地把网撒开。“把网纲给我！”姜勇喊着。小尖头扔过网纲，又摸了摸小脑袋，渗出了一层冷汗。小尖头为啥吃惊呢？就是姜勇的捕鱼技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这时江水有点发凉，天空有点发乌。小尖头心里话：要起风了。

“忽……”好象地震一样，船身使劲地颠簸一下，小尖头急忙爬下喊道：“停船抛锚，大风来了！”姜勇扯了扯网纲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起来，起网吧，这是鱼撞网。”小尖头眼睛一转，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，急忙起来用尽生平力气往上拉，可是他哪里拉得动。这时姜勇一手划船一手帮着拽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鱼拉了上来。小尖头一看足有一千来斤，所以心里又难受起来。

“哗……”一个大浪打来，船身剧烈一震，姜勇喊：“抛锚！”小尖头扔下锚，看到江上卷起的浪山，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姜勇啊，快靠岸。”姜勇说：“靠岸可不行，这一船鱼停一夜会坏的。快！咱们上收购站！”“啊！这风浪多大呀！”“再大它也得压在我船下！”“不怕前边卡子口把你撞得粉碎？”“为革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！”“那我可要上岸了，心里怪翻腾的。”小尖头说着扑通一声跳下了水，爬上岸去。

小尖头企图用这最后一招儿再将一军，心想：你

不去鱼坏了责任由你负，你要去也过不了卡子口，出事故也得你负责，所以他先脱了清身。

风浪说大就大，一霎间，波涛滚滚，船一会儿被抛起老高，一会儿又沉在浪下。姜勇紧握双桨，立着两道浓眉，紧紧地盯着卡子口。



“轰隆隆……”一声巨响，只见白色的浪头撞在暗礁上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回声，小船被浪一推，猛地船头一转直向卡子口的石头上撞去。

小尖头在岸上看得明白，吓得捂上眼睛，发出“啊”的一声惊叫。“啪！”随着他的啊声背后叫人击一猛掌。他急转身一看，是老队长王占奎。

有人问了，老队长怎么来得这样巧呢？是这样，今天一收工，老队长就到江边来，一看船没回来，天又要起风，他放心不下，就直奔风浪湾跑来，来到后

正赶上小尖头上岸，所以就拍了他一掌严肃地说：“贾富，你怎么让姜勇一个人闯卡子口啊？你这叫临阵脱逃，回去要向群众作检查”小尖头一听，心凉了半截，手一耷拉，慢慢地垂下了头。可是他又偷偷地去看卡子口。只见姜勇左臂用力一推桨，把眼看要撞在石头上的船头猛地调拨过来，象轻捷的燕子一样，“嗖！”的一下窜了过去，船沿着航线，乘风破浪地前进！

老队长看着风浪中前进的青年一代，幸福地笑了。

雪 夜 追 猪

那 树 森 温 占 山



养猪模范周大爷，今年虽然已经是七十开外了，可为革命养猪的劲头却满高！光肥猪哪年都卖给国家两口三口的，每口的分量都在二百斤以上。今年前几天又卖了两口，每口都在三百斤以上。如今这圈里还有一口没卖，说这口没卖是留着过年吃肉吧？不是。那为什么没卖啊？因为这口猪哇，它还不够分量。前几天过了一回秤，刚刚才打到二百八十六斤四两。有的同志问了，说二百八十多斤还不够分量？对了，周大爷决心把它喂到三百斤再卖。因为老两口有个想法：旧社会咱们受苦受难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把咱们从苦海里救了出来，咱们才翻了身做了主人，现在又过上了幸福的晚年。如今咱们虽然都老了，上不了生产第一线，可也不能光是享清福、吃闲饭，得想法为革命出把力、做点贡献。所以这些年，老两口就一心一意地养起猪来了，决心把猪养得多多的、大大的、肥肥的、胖胖的，然后卖给国家，这心里才

觉得舒坦。所以这口猪虽说是二百八十多斤了，可周大爷还嫌不够大，非要把它喂到三百斤开外不可！为了这个，老两口一天到晚把心思全搁在这猪身上了。那真是精粗饲料多种多样，不干不稀，不凉不烫，应时按晌，定时定量啊！每当喂完之后，周大爷都得上下打量一番，看它长没长。周大娘更是喜欢，每次去喂猪都得全身摸索一遍，看它胖没胖。它哪能长得那么快哪！哎，你也别说，这口猪还真没辜负大爷大娘的一片心，它是白天长，黑天胖，黑天长，白天胖，夜以继日，没几天的工夫就达到了三百斤的份量。

这下子可把老两口乐坏了。当下一合计，决定明天一早就把它送到收购站去。

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快晌午了，合计完，周大爷就到供销社办年去了，家里只剩下了周大娘一个人。

周大爷刚走，就从外边进来一个人。这个人身量不高，可横下挺宽。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上衣，麻袋呢的裤子，一双磨光了的翻毛皮鞋，戴着一顶皮帽子。这个人进院以后就来到了猪圈跟前，只那么一搭眼，就直奔这屋里来了。这时候周大娘正在刷锅做饭，这人一见立刻搭话：“哎哟，大娘，您忙着哪？”大娘抬头一看，嗯，怎么这么眼生啊：“你是……？”没等大娘说完，这个人赶忙来了一番自我介绍：“啊，我姓赵，是‘〇五’工地的采买员。”“噢，怪不得我不认识哪，快